

江淮运河畔有个孔城老街。孔城老街有“十甲”。

“甲”是旧时基层组织的一种建制，在桐城市孔城老街兼有地段名称的意思，“九甲”就是孔城老街的第九个地段，它紧贴着孔城老河岸。

九甲约有一百多米长，街道没有正街宽。但九甲在古时候却是十分繁华的一个甲。孔城老街的甲除了是基层组织的一种建制，还有功能的定位，譬如一甲主要是传统手工艺，二甲主要经营药材、布匹，而九甲主要开办货栈与茶楼。

九甲有码头，因而九甲的功能定位有些特殊。

宋《元丰九域志》载：淮南路舒州九镇，孔城即九镇之一。可见北宋以来，孔城古镇的商业地位与水运的发达。孔城老河的水运繁忙，用舟楫穿梭、樯帆林立来形容一点不夸张。

九甲的货栈主要是用来屯放货物的。卸下的货物先屯在货栈，然后批发、转运出去；拟装船的货物先屯放在货栈，然后上船转运至芜湖、南京、九江与武汉。至于屯放的货物种类，可以说是包罗万象，但主要是南货与北货这两大类。南货与北货的定义不同，有的地方定义南方的物品叫南货，北方的物品叫北货，而在孔城老街，南货指的是油盐酱醋茶之类的食用物品，也包括烟酒；北货指的是锅碗瓢盆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。孔城老街的日杂店在早前就明确地分为南货店与北货店，不过在改革开放后统一称为杂货店。

据了解，当时九甲的货栈有十余家之多。好比电视剧里旧时上海滩上的货场一样。事实上货栈的后面都有空场子，像窑货之类的货物不怕风吹雨淋，是可以放在空场子上的，

从特克斯到琼库什台的山路又窄又险，但来了确实不会后悔，想看的美景，路两边都有，比如雪山，比如草原，比如溪流、杉树林，似乎是上天随手丢在这里的一幅又一幅画，有人又在这些“画”中搭建一栋栋木屋，画面于是有了烟火气，有了更多的人间气息。

我们顺着窄而险的山路观赏一幅幅“画”，不时有牛羊和马儿挡道，它们慢慢悠悠的，手拿皮鞭的牧民也慢慢悠悠的，我摇下车窗，摸到一匹马，马回头看我一眼，像是读懂了我的欢喜。

有水流声。是从山上流下来的雪水，清冽冽的，晃眼。过溪几百米，就到了民宿的院子。院子里开满野花，野花的后面是几排有些年代的青砖瓦房，还有几座哈萨克风情的小木屋，几位牧民牵着马儿，站在杉树下。

高高瘦瘦的民宿的老板从白色的帐篷里钻出来，笑盈盈地伸出手，接过我们的行李。不远处有一支马队，女儿眼睛亮了，要往那边跑，老板说：“别急，吃了饭再去骑马。”

饭后，马队来了。牵马的是三个人：一位老人，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大男孩。他们

安庆地理

孔城老街的“九甲”

吴春富



孔城老街 作者供图

这样无形中扩充了货栈存储的空间。

船筏、挑夫、货栈，这三者就像自行车上循环转动的链条。为了让链条运行顺畅，同时也为了保护各自的权益，当时以九甲为主体的排业——船筏协会，箩业——挑夫与搬运协会，也就是行会应运而生。这某种程度上是老街上的资本主义萌芽。

狭窄的九甲除了十几家货栈以外，还有多家茶楼、酒肆。吴大楼茶楼即是其中的一家。吴大楼茶楼有五间屋门面，两层，楼上临街部分外延，建有美人靠，可以倚椅饮茶，也可以倚椅观赏街面风情。

从九甲的功能定位不难想象旧时九甲茶楼、酒肆里面的热闹嘈杂景象。

古今都一样，有码头有客货运的

地方都会有与之相配套的休闲娱乐设施，譬如茶楼，客栈。行船也罢，坐车也罢，长途疲乏，到码头了，到站了，总想就近找一个旅馆把行李放下，然后就近找一个茶楼、酒肆去放松一下。在旧时，行船缓慢，从长江到菜子湖再到孔城老河，至少要一个来月的时间。水上长时间地漂泊着，憋着难受，一旦船筏靠着码头，客商与船工便急不可待地跑去茶楼、酒肆消遣。船工、挑夫、手工业者等一些下层劳动者在一楼猜拳喝酒，“世上活路三样苦，跑船打铁磨豆腐”，劳动者们在经历生活磨难的同时保持着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；客商以及保甲长等一些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上二楼包间，相对安静，便于谈事或聊些

边走边看

琼库什台的雨

叶静

牵来三匹马，一匹棕黄，两匹纯黑。棕黄的毛色油亮，身形健硕，眼睛低垂，很是温顺。

骑着马慢慢悠悠地走在山道上，时有马队迎面而来。路边的几间木屋前有马儿在低头吃草，不时甩着尾巴。几个哈萨克小孩蹲在门前的小溪边玩耍，发出欢快的笑声，他们的边上是一只白色的小羊羔，拴在一根卧倒的树桩旁，用清亮的眼睛看着我们。女儿下马，走到小羊身边，小羊轻轻舔着她的手，又用嘴往她身上蹭，逗得女儿“咯咯咯”笑。笑声刚落，雨点突然就来了，像急切的鼓点，落在草地上，落在马背上，落在我们的身上，山涧的溪水里像是沸腾一般，天上的雨水往溪水里落，溪水里的水要往天上飞。

湿漉漉地回到民宿，雨还在下，直到夜幕降临才止住。洗漱完毕，吃了晚饭，来到院子里闲走。民宿老板独自坐在院子里，身前点着一盏马灯，火苗在勃勃跳动。

“您看着不太像本地人。”我说。老板笑了笑说：“河南的。”

“这么远！咋想到来这儿开民宿呢？”

“喜欢旅行，来这儿以后就不想走了。从前总是失眠，经常一宿一宿地不睡，身上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痒的，

来这儿以后，倒头就能睡到天亮，啥毛病都没了。”老板嘿嘿笑。

他坐在那里慢慢地喝茶，发呆，远方是无声而辽阔幽深的黑。还是不打搅一个独自喝茶、发呆的人吧。我静静地走到一边，立在无边的暗夜中。

第二天，女儿还想骑马，我给昨天的大男孩打电话，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激动，“你终于打来了，我等你们半天了嘛，刚才有人问我去不去后山，我说不去了不去了……”心下有些惭愧，昨日不经意说的一句话，竟让他等了半天。

坐在马背上往后山去，走了大半行程，见一朵乌云飘到山头上。这里的雨跟这里的人太不一样了，人那么温和，雨却特别火爆，像热锅里的豆子一样，一粒粒“豆子”砸下来，整个山头又像一只巨大的黑锅，藏着多少“豆子”还真说不清。

“有躲雨的地方吗？”我问。

大男孩点点头，“就在前面的马场，我领你们去嘛。”

“能找到车接我们下山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到了马场，我们站在屋檐下等车子，问大男孩骑马的费用，他低下头捏着湿漉漉的衣角，不好意思说。

“一匹马跑全程要四百八十块，是吧？”

风雅。

九甲还有零星作坊。

“一甲咚咚锵，高跷带五猖……”

九甲狮子丑，像个哈巴狗……”这是旧时孔城庙会“十甲歌”中的歌词，暗含着各甲在孔城庙会上的表演内容。任何朝代、任何境况下的百姓都有文化娱乐的需求，孔城老街商业繁荣，百姓对文化娱乐的要求更甚。孔城古镇每年都要举办三次声势浩大的庙会——正月十五的春节庙会、农历三月二十七的东岳庙会、农历十月十五的火神庙会。举办单位是商会，经费由商会从商家筹集，庙会上的节目由各甲出，九甲出的节目便是“狮子表演”。狮子的形状怪异得像条哈巴狗，表演时滑稽可笑，逗乐观众，于是观众在捧腹大笑之余给予九甲节目这样的评价。

九甲临水，这是商业的优势，但同时在大水之年也是劣势。百年之中有多次受淹，成泽国一片。在上个世纪末与新世纪初，九甲人家与店铺陆续迁移出九甲，而造成街面逐渐冷清；有些人家的房屋因无人维护出现坍塌的情况，甚至少数人家临街的砖土墙都坍塌了，其惨状让人不免唏嘘感叹。触景生情，不由地联想起刘禹锡《乌衣巷》中的“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……”

九甲凋敝，没落了……这似乎代表着中国古河运的没落与式微。然而2024年4月1日江淮运河的正式通航，给了九甲乃至整个孔城老街重振的希望，因为江淮运河与孔城老河的垂直距离只有区区五百米，如果在二者之间拉一条公路，或者拉一条街，那么清明上河图般的盛景有望再现江淮运河畔的孔城古镇。

小伙点点头。

“我们骑了三匹马，就给你一千五百块吧。”大男孩有些不知所措，甚至有些慌乱。他大概没想到一半的路程都没跑完，竟能拿这么多。

我笑着说：“没关系的，多的就给几匹马买点好吃的吧。”大男孩摸摸脑袋，对着我们笑，一双眼睛像小羊羔的眼睛一样亮。

“砰砰砰”“砰砰砰”，身后有人在敲窗。转头往里看却看不清，窗户“哗啦”一声打开了，从里面伸出几张明媚的小脸，三个哈萨克小孩正咧着嘴朝我们招手，示意我们进屋去。望着他们灿烂的笑脸，我们推门进去，三个孩子像老熟人似地朝我们笑。

他们在铺着鲜艳毯子的炕上打篮球，我捞起篮球传给大一点的男孩，男孩动作敏捷，反手往墙角一扣，说：“三分球，中了！”我笑着夸他球技好，男孩自信地说：“对呢，我打得好得很呢！我还会踢足球、打乒乓球呢。”

“你咋这么厉害呢？”

“就是嘛！我就是很厉害嘛。我打了七年篮球，十一年乒乓球，还踢了六年足球呢。”我惊讶地问：“你多大了呀？”

“十二岁了嘛。”

“那你一岁就会打乒乓球？”

他笑嘻嘻地说：“一岁就是拿着拍子像这样，这样，瞎玩嘛。”边说边做出挥拍的动作。小男孩的话我当然没当真，他的快乐与自信却感染了我。

接我们下山的车子来了，雨也停了，天空复又明朗而开阔，我的心似乎也更加明亮起来。

